

语文版春秋左传

2

晋楚争霸

完颜绍元 著

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语文版春秋左传

2

晋楚争霸

完颜绍元 著

00121585



石化 S1215857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

春秋时代的青铜战盔



晋国祖庙——晋祠



近年发掘的晋侯墓坑



楚墓出土的乐器

目 录

公元前 620—前 609 年 涡流,回荡在河汉之间	1
· 宋国公室大暴乱	
· 厥貉峰会:复见楚国“南霸天”	
· 秦军东征战河曲	
· 新城盟约——中原安全机制重建	
· 楚庄王一鸣惊人	
· 齐、鲁和战交响曲	
· 虎头蛇尾的联军伐齐	
· 转危为安:楚国联秦灭庸	
· 宋昭公尸陈孟诸	
公元前 608—前 603 年 楚庄王问鼎中原	61
· 晋军兵败北林	
· 弄巧成拙,晋国两面树敌	
· 迷雾重重的桃园血案	
· 借尸还魂,赵氏专政确立	
· 王孙满外交护鼎	
· 若敖氏兴灭记	
· 楚庄王四伐郑国	
公元前 602—前 597 年 洒向人间都是怨	87
· 黑壤会议——重组反楚阵线的努力	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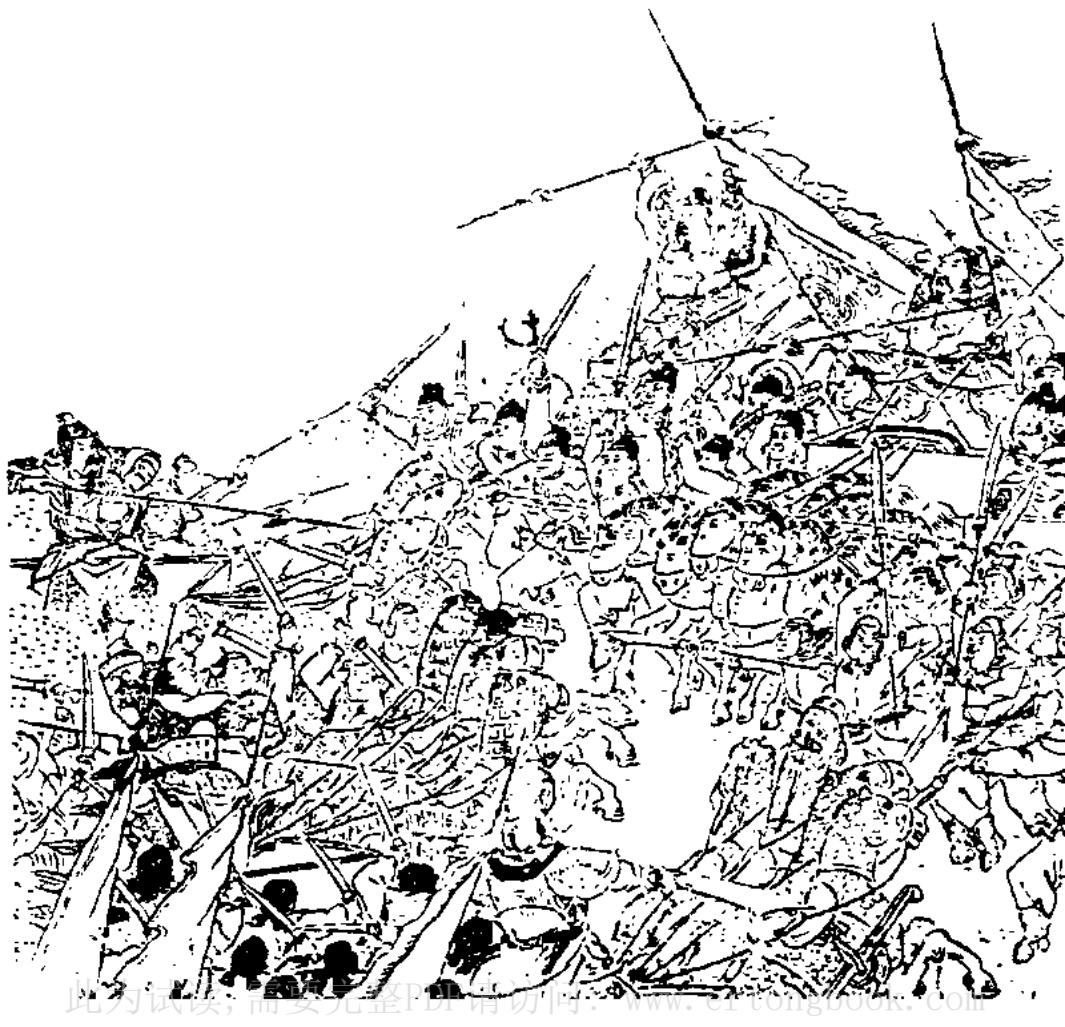
· 两头敷衍的郑、陈外交	
· “风流鬼”陈灵公	
· 孙叔敖富国强兵	
· 楚庄王灭陈复陈	
· 新郑围城三月记	
· 血染黄河——晋楚邲之战	
· 战地浪漫曲：“骑士风度”与“阿 Q 精神”	
公元前 596—前 591 年 胡骑凭陵杂风雨	123
· 空前酷烈的商丘攻守战	
· 楚国首相被华元劫持	
· 荀林父曲梁败赤狄	
· 两次献俘：晋国重打“天子牌”	
· “国际玩笑”——齐国外交失礼案	
· 断道会议纪实	
· 流产的鲁国政变	
公元前 590—前 585 年 相看白刃血纷纷	151
· “作丘甲”：鲁国实行军赋改革	
· 鞍地血战，齐师败北	
· 齐晋葵丘和约	
· 阳桥战役，楚军败鲁	
· 蜀地一虫牢：动荡不定的盟友	
· 晋国迁都新田	
· 晋楚绕角遭遇战	
公元前 584—前 579 年 吴国，异军突起在东南	187
· 联吴制楚——晋国新战略的确立	
· 晋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吴国	
· 舞台下的《赵氏孤儿》	

· 元首梦鬼落粪坑	
· 华首相穿梭外交	
· 各怀鬼胎——秦、晋“夹河而盟”	
· “弭兵”之光：第一次西门和会	
公元前 578—前 573 年 一枕黄粱再现	215
· 吕相绝秦：晋国对秦国说不！	
· 九国伐秦战麻隧	
· 战火中的列国连锁政变	
· 七加一，钟离会议	
· 第二次国际大戰——鄢陵会战	
· 鲁国“三桓”窝里斗	
· 齐国：王宫掀翻风流案……	
· 绛都剑影	
· 鱼石伪府登场记	
公元前 572—前 565 年 褚黛腥红涴战袍	267
· 虎牢筑城：军事遏制思想的早期实践	
· 吴军攻占楚国駕邑	
· 鸡泽会议，陈国背楚从晋	
· 魏绛建策和戎狄	
· 晋悼复霸，十四国戚邑大会	
· 莒国灭鄫：近亲结婚的国际效应	
· 东方的扩张——齐灭莱	
· 无疾而终看邲会	
公元前 564—前 557 年 百战中原壮士哀	305
· 秦楚联军伐晋	
· 朝晋暮楚：郑国外交公式	
· 偃阳城三将斗力	

- “三驾制楚”真相观
- “三分公室”:鲁国的政治体制变革
- 新一部国际关系法——亳城盟约
- 萧鱼峰会和绵上整军
- 肅浦伏击战
- 驹支赋诗驳士匄
- 两类矛盾交叉感应——“迁延之役”
- 卫献公下野出国
- 舞会惊变和中原同盟的分裂
- 强弩之末:晋楚湛阪之战

公元前 620—前 609 年

涡流，回荡在河汉之间



公元前 620 年

辛丑		鲁文公	七年
周襄王	三十三年	楚穆王	六年
齐昭公	十三年	宋成公	十七年
晋灵公	元年	卫成公	十五年
秦康公	元年	郑穆公	八年

经 七年春，公伐邾。三月甲戌，取须句，遂成鄙。
夏四月，宋公王臣卒。宋人杀其大夫。戊子，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。晋先蔑奔秦。狄侵我西鄙。秋八月，公会诸侯、晋大夫盟于扈。冬，徐伐莒。公孙敖如莒准盟。

1. 七年春季，鲁文公攻打邾国，这是在钻晋国内政动荡无暇外顾的空子。三月十七日，鲁军占取了又被邾国灭亡的须句国，并入本国疆土，让逃亡在鲁国的邾国元首(即邾文公)的儿子任该地长官。这是违背存亡国、继绝祀的国际公理的。

2. 夏季四月，宋成公死了。当时宋国内阁的人事概况是：公子成任首相(右师)，公孙友任副首相(左师)，乐豫任国防部长(司马)，鳞矦任内政部长(司徒)，公子荡任建设部长(司城)，华御事任

司法部长(司寇)。

继承宋成公任国家元首的宋昭公准备清洗公族中的强宗势力，乐豫劝阻他：“不行啊。公族是公室的枝叶，如果将他们除去，那么树根树干便没有树荫遮蔽了。葛藤还能遮蔽它的躯干和根茎，所以君子拿它作比喻，哀伤脱离父老兄弟后的孤苦，何况是一国元首？这就是谚语所说的：‘明明有庇荫可托，偏偏要执斧伐柯。’万万不行啊。元首要慎重考虑！您若是靠德行去团结他们，那就全是您的得力助手，谁敢怀有二心？为什么要清洗他们呢？”

宋昭公不听乐豫劝阻，执意实施，于是已故穆公、襄公的族人率领国都市民攻打昭公，冲进王宫内，杀死了他的亲信公孙固和公孙郑。接着，内阁六卿出面，调停这场公族内部的斗争，乐豫还主动把国防部长(司马)的职位让给公子卬。明年，宋昭公在太庙举行过宣誓就任国家元首的正式典礼后，安葬了在这起暴乱中送命的死难者。《春秋》记载“宋人杀其大夫”，没有写具体姓名，是因为卷进暴乱的人太多，搞不清他们的姓名；而死难者实在是无辜的，按《春秋》的编写体例，也不宜记载姓名。

3. 秦国新任元首嬴蕊(即秦康公)送公子雍返回晋国任元首，说：“当初文公回晋国时，缺乏警卫力量，所以有吕甥、郤芮发动政变的祸难。”于是拨给他许多步兵充当卫士。

晋国已故元首襄公的夫人穆嬴天天抱着太子夷皋到国务会议厅(朝)啼哭，说：“已故元首有什么罪过？他的继承人犯了啥错误？丢开他的继承人不立为元首，反而去国外寻求元首，你们打算怎样安置这孩子？”国务会议结束后，她就抱着夷皋去赵盾家，向赵宣子(即赵盾)叩头，说：“已故元首临终前，抱着这孩子嘱托您说：‘这个孩子如果成材，我就是受了您的恩赐；如果不成材，我就唯您是怨。’如今元首虽已去世，他的话音还在耳边，您却将这孩子抛弃了，这算什么？”

赵宣子和高级官员们都对穆嬴摇头，而且怕她一再逼迫惹出意外，于是更改了此前已经派先蔑去秦国迎回公子雍继任元首的决定，而拥立太子夷皋为晋国元首，史称晋灵公。

接着，晋国发兵抵御护送公子雍回国的秦军。上军司令(将)箕郑留守绛都，中军元帅赵盾亲自统帅三军开赴边境，以先克为中军副帅，荀林父为上军副司令(佐)，先蔑为下军司令(将)，先都为副司令(佐)。步招替赵宣子驾驭战车，戎津在车右任护卫。部队行抵堇阴(今山西省临猗县东)时，赵宣子说：“我们要是接受秦国送回的公子雍，秦军就是客人；要是不接受，秦军就是敌人。现在既然决定不接受了，但行军速度拖沓，就会使秦军产生出用武力迫使我们接受的念头。如果我们争取主动，便可抢先粉碎敌人这种念头，这是先发制人的好办法；驱逐仇人如同追击逃敌，这是一战而胜的好方案。”于是动员三军，磨快武器，喂足马匹，饱餐士兵，隐蔽行动，连夜快速行军。旋于四月初一在令狐(今山西省临猗县西)把已经将公子雍送到晋国境内的秦军打败，一直追到刳首(今山西省临猗县西临晋县废治)。

第二天，原先奉命去迎接公子雍的先蔑眼看晋国失信，便直接从刳首出走到秦国，当初和他同行的士会也跟着走了。

此前，先蔑要去迎还公子雍时，荀林父曾劝他别去，说：“夫人和太子还在，反而到国外去寻求元首，一定行不通。您还是借口有病辞去这项使命吧，怎么样？要不这样，就会惹祸上身。另找一位高级官员代理一下就行了，何必您亲自去呢？在一个部门共事过，就称同僚，我曾经和您是同僚，岂敢不尽我的心意？”先蔑不接受他的劝告，于是荀林父为他赋《板》这首诗的第三章，意思是同僚为您打算，您应该听取。先蔑还是不听(先司令名利心切，正在巴结迎驾大功的兴头上)。

等先蔑走出秦国后，荀伯(即荀林父)把他的家属和私人财物

全部送到秦国，说：“这是尽同僚的义务。”

士会在秦国居留三年，始终不与士伯（即先蔑）见面。他的随从问：“愿意和这个人一同离开晋国，却不愿意和这个人在秦国见面，何必这样呢？”上季（即士会）解释道：“我和他的罪名是相同的，但并不认为他这个人有道义，见面干啥？”这样，直到士会返回晋国，也没见过先蔑一面。

4. 狄人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，鲁文公派人去晋国告急。赵宣子便派使者到狄国交涉。使者通过去年逃到狄国的贾季向狄国首相酆舒询问，并责备对方不该侵袭鲁国。酆舒问贾季：“赵衰和赵盾父子俩，哪一位贤明？”贾季告诉他：“赵衰是冬天的太阳，使人感到温暖可爱；赵盾是夏天的烈日，使人感到炽热可怕。”（赵盾威厉明快的政治作风，由政敌口中说出。）

5. 秋季八月，晋国首相赵盾在郑国的扈地（今河南省原阳县西）召集齐、宋、卫、陈、郑、许、曹等国元首开会，并缔结盟约，这是由于晋国新任元首还是个娃娃的缘故。鲁文公赴会迟到，所以《春秋》没记载出席会议的国家。凡是参加缔结盟约的国际会议，如果没记载与会者名单，那准是鲁国迟到的缘故。由于迟到，盟约上的各国顺序已经排定，鲁国便因此丧失了按自身国际地位序列的资格，所以索性不记载与会和签约的各国名录，借此为鲁国开会迟到遮掩（按时赴会的重要性，很可用这条国际规定来说明）。

绍元曰：鲁国伐邾，狄国侵鲁，反衬出晋国在中原局势中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赵盾最初要立年纪较长而且与强邻关系较密的公子雍为元首，正是出于确保这种地位的考虑。但终以明快凌厉不故女人家的哭哭啼啼，竟自毁成议。可又担心列国轻觑幼主，所以迫不及待地召集扈地峰会，再次对晋国的霸主身份作出强调，这也可证贾季对其政治作风的评估，确非虚言。

然而赵盾对穆嬴的让步，虽然换取了赵公馆的太平，却使晋国的困境又加深一层：对内，立储之争方使狐、赵两族矛盾显化，现在又以推翻原案，气走先蔑，无可避免地使赵、先两族间又生芥蒂；对外，出尔反尔，不仅失去了与秦国化敌为友的机会，更在旧怨上增添新仇，势必使晋、秦关系拖进长期兵戎相见的困扰中，这对于确保晋国对中原列国的有力控制，特别是对楚国再图北上的抵制，不可能不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。

以穆嬴天天大闹国务会议厅的胆魄，及高级官员人人对其挠头的苦恼，不难想见这位元首遗孀威威之盛。举办过十月葬礼后的赵盾，虽然有威严可比夏季酷日的名声，但在选择元首继承人这样一个攸关国运的原测问题上，竟向一个胡搅蛮缠的女人妥协，除却投鼠忌器的顾虑外，怀有幼主方便控制的私心，大概是更重要的因素吧！

6. 鲁国贵族穆伯(即公孙敖)曾在莒国娶妻，称戴己，生下文伯；戴己的妹妹随姐姐嫁给姐夫，称声己，生下惠叔。戴己死后，穆伯又去莒国求婚。莒国认为他应该以声己为继室，便婉言谢绝，于是穆伯为堂弟襄仲(即公子遂)在莒国与一位宗室女子订婚。

本年冬季，徐国攻打莒国，莒国政府派使者赴鲁国，请求订立同盟。穆伯奉命去莒国签订盟约，顺便替襄仲迎娶新娘。抵达莒国的郿陵(今山东省临沐县境)后，穆伯登上城墙，看见这位将要当新娘的莒国宗女长得很漂亮，就帮自己娶了回家(借用《红楼梦》中袭人批评贾赦打鸳鸯的主意的话来说，“这个大老爹，真太下作了！略平头正脸的，他就不能放手了”)。

襄仲不忍未婚妻被夺，请求攻打公孙敖，鲁文公准备批准。叔仲惠伯劝谏说：“卑职听说，战争起于国内叫内乱，起于国外叫外寇。外寇入侵，双方还不免伤亡；内乱发作，就是自家人相互伤亡了。现在下级要发动内乱，元首却不加禁止，如果因此而引起外寇